

三言
俳
諺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二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77·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冊
(80)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

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九

起重光大淵正月盡九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

皇帝

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平旦率

百官遙拜二帝於行宮北門外退御常朝殿朝參官

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改元紹興德音降諸路雜

犯死罪以下囚釋流以下羣盜限一月出首自新仍

官令州縣存恤陳亡戰傷將士及奉使金國與取過

軍前未還之家民戶今日已前倚閣稅租一切除放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令有司條具元祐黨籍臣

僚未經褒贈人吏刑部限一月檢舉自紹聖廢制科

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故事然未有應者金

人掠天水縣徙治翰林承奉郎知縣事趙璧方受賀

忽敵騎三百突入坐上縛璧及統領官雷震主簿張

昔以去璧等不屈皆殺之己酉金人攻揚州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立愛嘗在宗望軍中數年謀

畫居多至是求解機務不聽癸丑以立愛爲侍中知

樞密院事以張忠嗣爲資政殿大學士知三司使事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帝曰一日

休務不至廢使事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

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夕何補也己未浙西安

撫大使劉光世言自去臘至今招到女直及簽軍共

六百六十餘人乞補官詔補忠訓郎已下至效用甲

頭內無姓人賜姓趙先是左監軍完顏昌屯海陵光世知其衆久戍思歸乃鑄金銀銅三色爲錢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以爲信號獲戎人之解事者貸而不殺俾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扣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遂創立奇兵赤心兩軍辛酉詔曰朕念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是日輔臣進次帝因論此事曰太祖功德如此世襲王爵宜不爲過范宗尹曰太祖嘗云天下初定朕思得長君以撫之而授太宗則其意專爲天下帝又曰朕頃在藩邸入見淵聖皇帝率用家人禮一日論及金人事嘗奏曰京師甲士雖不少然皆游惰羸弱未嘗簡練敵人若來不敗卽潰耳陛下宜少避其鋒以保萬全淵聖皇帝曰朕爲祖宗守宗廟社稷勢不可動其後敵復逼京師朕在相州得淵聖親筆謂悔不用卿言是時近習小人爭言用兵熒惑聖聽殊不量力遂至今日之駁癸亥監察御史韓瓊言臣誤蒙使令將命湖外民間疾苦法當奏聞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旣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旣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系此臣所欲告於陛下者然道

中伏讀改元德音。不覺感泣。州縣情僞。陛下旣已盡知。羈煩去苛。恩意已備。臣之餘忠。欲陛下謹信詔令。務在必行。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察案劾。御史臺察之。是月金人以萬騎攻河南寄治所西碧潭。時鎮撫使翟興以乏糧。方散遣所部就食於諸邑。所存惟親兵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遣驍將彭玘往。授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敵至。陽爲奔北。金人以精騎追之。遇伏。爲所擒。餘衆潰去。初。順昌盜余勝等旣作亂。官吏皆散。土軍陳望素喜禍。與射士張袞謀。欲舉寨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兇黨忿剔其目而殺之。暴屍於市。旺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賊旣平。屍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爲設香火。事聞。贈承信郎。賜祠號忠節。二月戊辰朔。祝友以其軍降於劉光世。初。友在新店。欲侵宣州。阻水不克。渡。會光世遣人招之。友留其使彌旬。然後受招。時江東路兵馬副鈐轄王冠在溧水駐軍。友移書假道。以趨鎮江。冠不從。友引兵擊之。冠軍大敗。友遂自句容之鎮江。光世分其軍。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壬申。初定每歲祭天地社稷如奏告之禮。

奏檜參知政事。集有質。翰閣作于午。今從宋史。蓋謂海關。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更始。云惟以爲識。己始大怒之。

未。范宗尹言天象有變。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際。恐不可以虛文搖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義當罷免。帝曰。日爲太陽。人主之象。豈關卿等。惟在君臣同心。行安人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致爲災也。癸未。詔以季秋大饗明堂。江淮招討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大敵在前。國勢不力。請停大饗。以其費佐軍。仍督諸軍分道攻守。以慰在天之靈。繼志述事。莫大於此。甲申。詔郡守在任改移。竝新官分符。方得離任。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竝置。置丞郎。著佐各一員。校書郎。正字各二員。范宗尹嘗因奏事言。無史官。誠朝廷闕典。繇是復置。有崔紹祖者。爲金人所掠。自南京遁歸。詐稱越王次子。保信軍承宣使。受上皇蠟詔。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興師取陷。沒州郡。是日至壽春府和州鎮撫使趙霖。以聞。詔文字不得奉行。召皇姪赴行在。汝真雜錄作趙不棄。繫年要。趙不棄。蓋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

祖七月丙午初赴職。事及王亨。乙委薦狀。皆稱爲元帥。趙不棄。蓋紹祖十月庚午。初赴職。事及王亨。乙委薦狀。皆稱爲元帥。趙不棄。蓋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

曲端自聞吳玠兵馬到郡。坐擁重兵。更不遣兵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實移御史獄。方招今附見。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統制。趙不棄。繫年要。趙不棄。蓋紹祖九月乙卯因御史臺檢

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以朝議大夫持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龍以爲後圖。浚不納。求終制不許。乃特授參議官。浚徐念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平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端深。乃盛言端反以求合。又慮端復用。謂端反有實跡者十。又

言端客趙彬揭榜鳳州欲以兵迎之秦鳳副總管吳玠亦懼端嚴明譖端不已庶因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爲端訟冤浚亦畏其得衆心始有殺端意矣癸巳詔侍從臺諫條具保明弭盜遏敵患生國財之策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道路流傳遂謂陛下進退人材諸將與焉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朝廷豈不自卑哉祖宗時三衙見大臣必執梃趨庭肅揖而退蓋等威之嚴乃足相制又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衆人之見今則諸將在焉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彼旣各售其說則利於公不利於私者必不以爲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以爲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是三說果行則足以馭諸將矣何難乎弭盜何憂乎遏敵哉若夫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通加裁損庶乎其可耳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禁中之泛取今軍中非戰士者率三分之一有詭名而請者則挾數人之名有使臣而請者則一使臣之俸兼十

戰士之費有借補而請者則便支廩祿與命官一同聞岳飛軍中如此者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呵詰其盜支之物可勝計哉臣竊觀禁中有時須索而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人主用財須要有名而使有司與聞至於度牒則以虛名而權實利以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知惜也然臣復有私憂過計者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爲患者蓋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早圖之後悔無及國家以三衙官管兵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自古偏霸之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四海之大而寥寥如此意偏裨之中必有英雄特爲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爾謂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直屬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汪藻有是言藻書旣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進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淮南之地爲王城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濱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者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金人以舟載江浙所掠輜重自洪澤入淮至清河口假宣教

郎國秦卿在趙瓊水寨與瓊夜劫其舟得李悅所攜戶部尚書之印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卽置司類省試是月金人至德順軍經略使劉錫遁去金人以兵少不敢由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以掠熙秦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馬步軍副總管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劉惟輔將遁去顧熙州尙有積粟恐敵因之以守急出悉焚之敵追及所部皆走惟輔與親信數百匿山寺中遣人詣夏國求附屬夏國不受其親信趙某詣金軍降金執惟輔誘之百方終不言怒捽以出惟輔奮首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遂附賊邪卽閉口不復言第六將韓青者間行從惟輔爲敵所得罵敵不降而死統制官重既略熙河地遂引歸李彥琪在古原州張中孚及其弟中彥導金人劫降之趙彬引敵圍慶陽守將楊可昇守不降五路破秦鳳經略使孫渥收本路兵保鳳州統領官關師古收熙河兵保鞏州於是金人盡得關中地次年李心傳云陝西全陷不見本月日熊克小紅於建炎四年十一月未書之趙甡之遺史分見四年十一月紹興元年三月九日金人大軍回自熙河至弓門寨鈞所書尤略次年張鉤續忠義錄紅司案續則盡失六路在此月未併附此月未

鳳翔秉義郎權知扶風縣康傑與敵將馮宣戰宣愛而欲招之傑奮曰吾當死於陳不能死於敵遂戰死忠翊郎知天興縣李伸爲金人所圍堅守不下城既破伸曰豈使敵殺我遂自殺時慶陽圍急成忠郎盧大受欲會合軍民收復邠寧二州解慶陽之圍爲人所告送寧州獄論死敦武郎秦州定西寨都監兼知寨鄭涓爲金人所攻袒臂而戰及城破自刺不死金人高其節亦弗害也是時守令城下者金人皆因而命之文林郎知彭陽縣李誥獨不降與其民移治境上金人令執之以獻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敢者嘗得太祖御容欲間行南歸以獻事泄杖之死其後武功大夫秦鳳路兵馬都監劉宣以蠟書密遣人與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縷斬之其家屬配曹州豫又升渭州爲平涼府去慶陽延安府名復舊州名卽以叛將張中孚守平涼府中彥守秦州趙彬守慶州慕容涓守環州三月丙午詔以京畿第二將兵千人隸神武中軍用統制官辛永宗請也於是中軍凡六千人金師還自熙河至弓門寨巡檢王琦禦之金立招降旗榜改阜昌年號衆皆拜琦獨不屈金知平涼府張中孚執而殺之庚戌江淮招討使張俊復筠州初俊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俊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病卒不受汚化源璞世家耀州西人皆敬之金人入

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瓊閱水軍於江中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譖知賊稍怠乃議遣諸將分道擊賊中部統制官楊沂中曰兵分則力弱通泰鎮撫使岳飛請自爲先鋒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據要地沂中語俊曰彼衆我寡當以騎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分爲兩道同出山後嚴陳以出鑾擊至午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大敗之俘獲八千明日又戰俊疑其復叛令思恭夜殲之進力不支乃遁俊隨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至南康遇統制官巨師古失利進復還江州與成會俊整兵追之壬子朝奉郎通判泰州馬尚就差知泰州招諭軍民歸業并興鹽場等事先是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右監軍昌在泰州謀久駐之計至是以舟師攻榮水寨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惶遽欲退不可徐謂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登岸我捨舟而陸擊之可盡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佛寧俘馘甚衆榮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遂無路告捷聞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榮知泰州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衣何克忠獻太祖實錄國朝寶訓詔授下州文學後八九年而

國書始備

甲子

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

獲成者除節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

從者初馬進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

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設伏俊熟視見山險路狹乃

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

戰不勝絕江而遁乙丑俊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

密引兵追擊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

山之號是月金人自階州引兵侵文州而江漲不得渡遂還因棄城去武德大夫知岷州李惟德亦率

官吏棄城來歸惟德先守鄜州城既破敵就用之張

浚復以爲右武大夫榮州刺史於是盡失陝西地但

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興元帥府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王

庶撫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

月有衆二萬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臣昨與何㮚

陳過庭孫傅張叔夜同扈二聖出疆今臣偶獲生還

驃蒙聖獎擢居政府而㮚過庭叔夜皆死異域體骸

不全游魂無歸可爲傷惻欲望睿慈特依近者聶昌

體例追贈㮚等官職仍給其家恩澤以爲死事之勸

詔贈棗過庭傅叔夜竝開府儀同三司官子孫各十

人癸酉故承議郎刁翬贈直龍圖閣先是翬通判

登州會金人南侵翬率兵迎敵至黃山館與敵遇軍

敗力戰身被七矢而死至是言者論其忠特錄之

甲戌復政州爲龍州劍川嘉祥雷鄉建城辰陽羅川

盈川泉州枳縣竝復舊縣名通會鎮復舊鎮名以朝

戴等言更易州縣名不當也。

丁丑刑部尚書權禮

大臣一員總護

乙酉輔臣拜表請帝爲隆祐服期

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吳

從之丙戌以太后崩下詔恤刑遣官告天地社稷

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庶幾禮

宗室并告諸侯

丁亥宣撫處置使張浚殺責授海

專事簡從之己卯金主詔曰新徙戍邊戶匱於衣食有典質其親屬奴婢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而有

州團練副使曲端於恭州

端既爲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忠州防禦使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書曲

二三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又乏耕牛者給

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庶不

以官牛別委官勸督田作戍戶及邊軍資糧不繼糧

可竝立且方倚玠爲用恐玠不自安庶等知之卽言

粟於民而與賑恤其續遷戍戶在中路者姑止之卽

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

其種敷俟畢獲而行及來春農時以至戍所庚辰

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恭州獄有

隆祐皇后崩於行宮之西殿年五十九帝自后不

豫衣不解帶者連夕至是范宗尹等見帝於殿之後

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吾其死矣呼

閻帝哀慟甚久諭宗尹等喪禮當從厚辛巳詔隆

祐皇太后應行典禮竝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討

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常以事忤端鞭其背百切骨憾

論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癸未襄陽鎮撫

端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

使桑仲陷鄧州殺右武大夫淮康軍承宣使河東招

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

捉使知汝州王俊初仲圍鄧州急守臣武功郎譚克

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維之餉其

遣人詣俊求援俊自織蓋山引衆赴之克與飲燕俊

口燬之以火端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

醉克率衆突圍出奔遂入蜀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

皆悵恨浚以是大失西人之心是春金左副元帥

碑之既遂以其副都統制李橫知鄧州仲高密人嘗

宗翰使右都監耶律伊都將燕雲女直二萬騎攻西

遼於和勒城調山西河北夫饋餉自雲中至和勒城

經沙漠三千餘里民無一二得還始金人侵中原有

據掠無戰鬪計其從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

劉豫之後南侵淮西侵蜀生還者少而不得不償費人

欲殺人其母戒之卽止每自稱桑仲本王官終當以

失其金牌宗翰疑伊都與西遼暗合遷其妻子於女

死報國故能服其下焉甲申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爲攢宮總護使刑部尚書胡直孺爲橋道頓遞使神

武右軍都統制韓世忠爲總管內侍楊公弼爲都監

祐皇太后合行冊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初進士

調三衛神武輜重越州卒千二百人穿復土故事園陵當置五使議者以遺誥云權宜擇地攢殯故第命

黃縱上書論隆祐皇后頃年以謠謗廢斥未嘗昭雪雖復位號然未正典禮及冊告宗廟朝議欲因升

附廟庭特行冊禮。帝諭大臣太母失位於紹聖之末。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之初。雖事出大臣，然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人心所歸。自陛下推崇位號，海內莫不以爲當然。前後廢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聖之過。禮部員外郎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極尊親之故。隆祐皇太后蚤儼宸極，雖蒙垢紹聖退處道宮，而按元符三年五月詔書，則上皇受命欽聖憲肅皇后以復家婦之意亦已明。其崇寧初權臣擅政，悖違典禮，以卑廢尊，是太后之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而不在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欽聖詔書及崇寧姦臣沮格之意，奏告天地宗廟，其冊禮不須討論。議遂定。

癸卯，侍從臺諫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曰昭慈獻烈后。甲辰，帝始御正殿。江西安撫大使朱勝非奏：內侍李肖隨劉紹先出戰，功係第二等。帝曰：恐無此理。肖安得有戰功？毋庸行出懼笑四方。張守曰：不若但以傳宣之勞賞之。

癸卯，帝出大宋中興之寶，及上皇所獲元圭以示輔臣。寶上新刻者。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仲舒、王吉之言，未以章句書，蓋爲非帝王之事。帝曰：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曰：人主欲以此爲先務，因奏仇士良告其徒之言，帝然之。忠州防禦使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金主之從姪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西

侵，沒立自鳳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留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玠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爲備益力。是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陳於原北。玠擊之，四戰皆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三日，沒立自攻箭筈關，玠遣別將擊之，二軍卒不得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雹，翼日引去。張浚錄其功，承制玠爲明州觀察使，璘爲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金帶。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節制和尙原軍馬。

丙午，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真揚鎮撫使郭仲威爲劉光世所執，初仲威敵退，乃以其將李懷忠知揚州，而自往真州屯駐。仲威與李成有舊，聞在九江，欲往從之。時滁濠鎮撫使劉綱以所部屯建康之兩花臺。仲威爲所扼，不得進，復還揚州。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知其反復，遣前軍統制王德往捕之，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詔斬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甚，故就誅之。

金分遣使者諸路勸農。丁未，詔江淮州軍自今有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詔斬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邦人怨甚，故就誅之。

參知政事秦檜乞以昨任御史中丞致仕。日本家奏補兄彬，男熿恩澤文字毀抹，更用建炎二年大禮恩例補兄彬文資從之。熿王喚孽子也。檜娶喚

女弟無子。喚妻鄭居中女。恬貴而妬。檜在北方。出嬉以爲檜後。奏官之。至是其家以嬉見檜。檜甚喜。庚申。福建制置使辛企宗奏順昌盜余勝就招。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帝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祖宗時嘗亦有此。第止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帝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卽善耳。宗尹乃退。其後遂止鬻承直郎已下官。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初。青旣薄城下。與其徒單德忠。閻在等分寨四郊。開畎河水。盡渰圩岸。以斷援兵來路。調民伐木爲慢道。怠緩者殺而并築之一。日之間。與城相平。賊攻具畢。施。遂縱火焚樓櫓。刳孕婦取胎。以卜吉凶。敵樓爲砲所壞。守臣郭偉。運土實之。賊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砲擊其案。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相持凡九日。偉募死士乘夜下城。因風焚其慢道。又二日。決姑溪水以灌其營。青窮蹙。會光世遣使來招安。翼日。青遂去。初。青之參議官魏曠。多智。偉憚之。乃爲書以響箭射于城外。已而曠力勸青就招。青怒殺曠。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癸亥。初。馬進旣爲江淮招討使。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徒奔潰。進爲追兵。所殺成去。以餘衆降爲齊。六月丙寅。朔詔自今朔望遙拜二聖于殿上。百官于殿下行禮。先是帝與百官並拜於庭。而中書林遹以爲非宜。請用家人禮。故有是旨。壬申。宰相范宗尹率

百官奉上昭慈獻烈皇后謚冊于太廟。寶用銀塗金。冊以象簡。其文參知政事秦檜所撰也。時太廟神主寓溫州。乃卽大善寺大殿上設祖宗寓室行禮。丁丑。詔越州申嚴門禁。時有潰兵數百直入行在。越州泊于禹跡寺。闔城震駭。論者以爲言乃命諸門增甲士守視。命官親書職位出入。軍馬自外至者悉屯於城外。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不得已。當爲攘卻恢復之圖。頃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入越。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違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陛下。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固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灌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己卯。昭慈獻烈皇后靈駕發引。帝遣奠于行宮外門。參知政事張守撰哀冊文。禮畢易吉服。還內。百僚服初喪之服。詣五雲門外奉辭。退易常服。詣常朝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故事。園陵用吉凶儀仗五千三十人。至是太常請權用五百四十四人。初。總護使李回既受命。有司猶援園陵之制。辟官分局費用。頗廣。寶文閣待制陳戩時爲給事中。上疏論列。以爲異日歸

祔泰陵復用何禮至謂會稽之山不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爲妾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于是一切鐫省辛巳詔文林郎越州上虞縣丞宗亮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宗亮之書曰先正有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詔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己憂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燿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爲陛下追念祖宗仁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臣進說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葬祖在上莫有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陞爲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緘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幸赦疏入帝讀之大爲嘆寤壬午權攢昭慈獻烈皇后于會稽縣之上皇邨神園方百步下宮深一丈五寸明器止用鉛錫置都監巡檢各一員衛卒百人生日忌辰旦望節序排辦如天章閣之儀改寶山證慈禪院爲泰寧寺專奉

香火賜田十頃帝事昭慈皇后備極孝愛故園陵儀範率用母后臨朝之比焉癸未江淮招討使張俊以大軍至瑞昌縣之丁家洲初俊被密旨并收李允文恐其拒命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謀之思恭言允文兵尙衆須以計取會英州編管人汪若海自江東赴貶行至撫州允文以書招之招討使參議官湯東野因引若海謁俊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與來而少保誅之則若海爲賣友俊曰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旣破李成欲移兵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制非朝命且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司張樞密旣相辟必爲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勿恃張用之徒爲強彼見李成旣破皆已喪魄若知朝廷怒君必回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其軍東下俊因檄若海併招新除舒蘄鎮撫使張用時用自咸寧縣引兵趨分寧爲通泰鎮撫使岳飛所逼逐會俊于丁家洲俊併將二軍遣統制王緯護允文及參謀官滕膺赴行在甲申昭慈獻烈皇后神主還越州戊子帝諭大臣曰昨令廣選葬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先是尙書右僕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請帝曰葬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

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天下與賢。惟武祖不以大位私子。聖明獨斷。發於至誠。陛下遠慮上合。葬祖實可昭格天命。帝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秦檜曰。須擇宗室閨門有禮法者。帝曰。當如此。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否。帝曰。朕已得之。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帝所指宮嬪。蓋張婕妤吳才人也。王良正謂吳才人。初。安南賊吳忠與其徒宋破壘劉洞。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江南提點刑獄公事蘇恪以從事郎田如鼇權南康縣丞。令與奉大夫權通判魏彥杞往招捕。未幾。破壘爲彥杞所殺。如鼇尋遣兵焚賊寨殺洞。天作亂。聚衆數千人焚上猶南康等三縣殺巡尉進犯軍城。統制官張中彥李山屢舉兵討之。不克。是日金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是夏金左副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右副元帥宗輔自燕山之望國崖避暑。山西漢民賂宗翰執蓋者毒之。宗翰幾死。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桔生穗爲瑞奏之。帝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此外不足信。朕在藩邸時。梁間有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生此奇怪事。輔臣歎服。庚子。朝議大夫新知澧州吳革爲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宣撫司。後四州監司以敕除者始此。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一軍。權留洪州彈

壓盜賊。以江淮招討使張俊將班師也。遂以飛爲神武右副軍統制。壬寅。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五十人。天文局十人。丁未。太尉兩浙西路安撫大使淮南揚楚等州宣撫使。劉光世兼海泗安撫使。時淮北之人歸附者甚衆。故命光世安輯之。殿中侍御史章誼言。聞邵青自太平州乘船經由鎮江府江陰軍。遂入平江之常熟縣。所至劫掠。劉光世以驍將銳兵而不能應時擒制。以邵青所乘皆舟檝而光世皆平陸之兵故也。國家既憑大江以爲險阻。而於舟師略不經意。今邵青小醜光世大帥。乃敢越境深寇。使賊有大于此者。將何以禦之。臣聞古兵法。舟師有三等。其舟之大者爲陳腳船。其次爲戰船。其小者爲傳令船。蓋置陳尙持重。故用大舟出戰。尙輕捷。故用其次。至於江海波濤之間。旗幟金鼓。難以麾召進退。故用小舟。由此觀之。凡舟之大小。皆可以爲守戰之備。不必皆用大舟。然後濟也。望於駐蹕之地。置一水軍。帥以名將。計亦易辦。詔淮南宣撫措置。時青已移舟通州海門鎮而行在未知也。己酉。昭慈獻烈皇后虞主往溫州太廟。乙卯。中書舍人林遹轉對論金雖北去。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饑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遣勁騎由真揚福山。擣虛浙右。願乘此時。聚衆積粟。蒐將閱士。以備防秋之計。今日之弊。在於舟不習戰。將不用命。財用殫。民食艱。鮮州縣以軍興爲名。而倍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裔。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惟陛下與大臣汲汲講圖之。

初五湖捕魚人夏寧聚其徒爲盜後有衆千餘專掠人以爲食郭仲威嘗招之不應命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出沒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長蘆埃及舟以濟寧等無食半月之間復陷萬餘人是日始具舟迎之由是江北鄉鄰愈覺凋殘矣己未昭慈獻烈皇后卒哭命左監門衛大將軍士礪卽內中天章閣几筵前行卒哭之祭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辛酉召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赴行在欲代范宗尹也是日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外大敗之琪自徽州引兵犯饒州衆號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郡人大恐頤浩遣統制官巨師古招降之琪詐受招誘師古入其營遂薄城下統制官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閻皋頤浩愛將也方捕盜于宜黃走檄呼之會皋平盜而歸星馳以赴頤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邦弼顏孝恭郝最等駐軍城外皆令聽皋節制端軍爲左邦弼軍爲右皋將中軍頤浩自畫陳圖授之琪兵至近郊前軍將張俊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皋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擊遂大破之追奔三十里殺賊甚衆賊又別遣水軍分道自景德鎮來犯頤浩遣統領官張慶以崔增餘衆禦之琪遁去是夜其愛將姚興以所部詣巨師古降琪遂走浮梁縣復還徽州癸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充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宗尹旣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僥倖者爭排之諸大將楊惟忠劉光世辛企宗兄弟皆嘗從童貫行軍論者疑其亦當貶

削同知樞密院事李回亦言宣和間任中書舍人以校正御前文籍選官乞削秩罷政帝曰宣和政事恐不必一一皆非主留意文籍自是美事豈可與其他濫賞同科參知政事秦檜曰此法一行濁流者稍加削奪便比無過之人誠爲僥倖清流者少挂吏譏卽爲辱甚大不敢立朝恐君子受害弊帝顧諭宗尹宗尹曰此事如回者無幾其它亦不足惜遂降旨侍從及館職兼領者罪又詔武臣濫賞並免討論令尚書省榜諭其日壬子也命旣下帝終以爲濫後二日帝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可日下寢罷宗尹堅以爲可行卽日求去翼日遂召直龍圖閣新知台州沈與求赴行在又一日輔臣進呈帝曰天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尙許言者極論若遽沮遏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事有損始宗尹之建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帝意堅反以此擠宗尹又五日詔驛召呂頤浩次日遂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乃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宗尹入相踰一年始宗尹與辛道宗兄弟往來甚密帝不樂之及是遽罷于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命吏部審量而已八月乙丑朔詔奉安天章閣祖宗神御於法濟院以乘輿播越神御猶在舟中故也丙寅利州觀察使湖東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爲蘄黃鎮撫使兼知黃州用張俊奏也時彥舟在鄂州舟多糧富俊恐其盤據要地故奏用之拱衛大夫相州防禦使新除舒

斬鎮撫使張用。有衆五萬在瑞昌。後數日。俊親揀其軍精銳者留之。老弱者許自便。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去而爲民者。俊既并其兵。遂以用爲本軍統制。乙亥。帝諭輔臣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爲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卽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丁丑。命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芑。祔昭慈獻烈皇后神主于溫州太廟。哲宗室用太常少卿蘇遲議。位在昭懷皇后之上。是日。韓肖胄題神主罷藏。虞主于西夾室。帝不視事。百官進名奉慰。故事。虞主瘞于殿後。議者以帝方巡幸。當竣還闕。依故事施行。後遂爲例。士芑。濮王曾孫也。留金得歸。及是甫至行在。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降授奉議郎蘇軾特贈資政殿學士。朝奉大夫。以其孫宣教郎知蜀州。辛巳。詔尚書省復置催驅三省房。及催驅六曹房。范宗尹之相也。事多留滯。比其罷相制下。省吏抱成案就宗尹書押者。不可勝計。久虛櫛倡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櫛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遂有是命。一改異林泉野記云

櫛。送朝爲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知政事。櫛曰。陛下用臣。臣以能。能。天下之士。後卒相。范宗尹罷。帝欲用呂頤浩。已詔之。富直柔。韓琦。辛道宗。永宗皆擢其來。密薦櫛爲相。宰其進。乃拜尚書右僕射。欽。諸書皆言。櫛與直柔爭進。故以道宗兄弟爲直柔之黨。深疾之。其後得政。竊斥無餘。今乃云道宗薦他誤也。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竝直龍圖閣制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察其外。以所已爲而逆所未爲。則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其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樸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畫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先是頤子端中知六軍。爲盜所殺。其孫將仕郎晟。在韓世清軍。伯兩子承務郎先。由建炎初嘗除御營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不赴。至是詔竝赴行在。壬辰。詔夏國歷日。自今更不頒賜。是日。吏部員外郎廖綱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實自將之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使無太阿倒持之悔。漢北軍唐神策之類是也。祖宗舊制。選精銳十數萬人。以爲親兵。直自將之。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支之道。最今日急務。昔段秀實嘗爲唐德宗言。譬猶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皆能爲敵。正謂是也。願陛下留神毋忽。戊戌。刑部奏軍士黃德等殺案目。其

從此何用貸朕居常不敢生嗜物懼多殺也此時須當殺以止殺富直柔曰物不當死雖蚤風可矜其當死雖人不可恕帝甚以爲然甲辰初朝廷以張琪邵青反覆爲盜命諸將毋得招安而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胡松年言大將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青據通州崇明鎮沙上寨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睨況劉光世兵將類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間有掉眩不能飲食者況能與賊較勝負於矢石間哉先是光世奏已遣統制官王德討青又奏青窮蹙朝廷以爲然及松年有是言乃令光世措置後二日右司諫韓璜亦奏謂青擁舟數千艘而朝廷未有舟師制禦恐轉入海道驚動浙東且浙西正當收成之時青若倏來必誤國計又師老費財或金齊侵江藉青爲用凡可慮者五事疏奏遂趣光世招降之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赦天下諸州守臣更不帶節制管內軍馬免殘破州縣耕牛稅一年越州人得解舉人並免將來文解一次諸路大辟可免奏案緣道路未通並聽減等決遣唐李氏後漢劉氏周郭氏柴氏子孫並各與一班行名目錄用元符末上書人子孫應遇兵道棄小人十五歲以下者聽諸色人收養卽從其姓諸盜許一月出首自新前罪一切勿問是日以常御殿增築地步爲明堂止設天地祖宗四位其位版朱漆青字長二尺有五寸博尺有一寸厚亦如之用丑時一刻行事帝親書明堂及飛白門榜時未有蒼璧黃琮禮官引故事請以木

爲璧繪天地之色帝以祀天不當計費厚價市玉以製之既而尺寸不及禮經乃命有司隨宜置造禮畢就常御殿外宣赦書以行宮門前地峻狹故也是歲内外諸軍犒賜凡一百六萬緡而戶部椿辦金錢帛三百五萬四千七百餘貫匹兩皆委官根括於諸路川陝諸軍則宣撫處置司就以川路助賞物帛給之自諸軍外宰執百官並權行住支以貢賦未集故也時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悔禍之心羣策竭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祈聿修大報帝以其夸大不悅壬子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省官吏事下給舍中書舍人胡交修等言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歸合五百餘人歲費錢九萬緡癸丑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頤浩引故事辭所遷官乃以特進就職甲寅詔官兩浙錢氏子孫嫡長者一人以赦書所未及故也丙辰呂頤浩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革面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李宏在湘湖江西之閒而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廣東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未經殘破若非疾速勦除爲患不細詔樞密院措置丁巳金房鎮撫使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走降劉豫初曹端既爲程千秋所殺忠自稱京西南路副總管爲端報

仇擾于京西。漸犯金州，謀入蜀，遂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乃遣提舉一行事務閣門宣贊舍人顏孝隆稟議官宣議郎蓋諒馳詣金州以慰撫爲名。且以黃敕除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爲所劫，以狀白浚。言忠實有兵二十餘萬，諒覘知白浚乞爲備，恐孝隆爲忠所殺，委利夔路制置使王庶接收忠入關，仍散處其衆于梁洋境內。庶檄忠令解甲給隊而入，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月餘，無解甲意。一夕，殺孝隆遁去，遂攻金州。彥率兵禦之，忠沉驚，善戰，其下多河北驍果官兵，與戰輒不利。一日，彥遣兵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瓊率統領官門章駐于山趾，爲之策應。彥乘高視之，官軍少，欲彥麾璜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退舍秦郊。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偃旗幟，焚積聚，若將遁者，募死士得千餘人，設伏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彥度忠且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凌晨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未分。俄伏騎張兩翼，繞出忠大敗，追襲至永興軍之秦嶺會王庶，遣偏將鹿晟、馮賽來援。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將曹威等三人。浚錄其功，以彥爲拱衛大夫、溫州觀察使。賽初除帥，宗翰盡遷祁州居民，以其城爲元帥府。民之當遷者，止許攜籠篋，其錢穀器用皆留之。右都監耶律伊都至董城，西邊主率餘衆北遁。伊都以食盡不克，竊追而還。時盜賊愈多，宗翰用大同尹高慶裔計，令

竊盜賊一錢以上者皆死。雲中有一人拾遺錢于市，慶裔立斬之。蕭慶知平陽府，有行人拔葱于蔬圃，亦請諸州郡置地牢，深二丈，分三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外起夾城圍以重塹。宗翰從而行之。宗翰患百姓南歸及四方姦細入境，慶裔請禁諸路百姓人數行李，以告伍保鄰人次長巷，長次所司保明以申州府方給番漢公據以行，市肆驗之以鬻飲食，客舍驗之以安行李，至則繳之于官。回則易之以還，在路日限一舍，違限若不告而出者，決沙袋二百，仍不許全家出。及告出而轉之它處，于是人行不以緩急，動彌旬日。始得就道，又所費不貲。小商細民坐閭里，莫能出入。道路寂然，幾無人跡矣。河東南路馬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寶、武淵賈敢等，送于宗翰，盡殺之于獄。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